

第一個七年

鞋匠費德正因他的助手梭保對他心事一無所覺而感到老不高興。他瞪了梭保一眼，但這個助手仍低着他的禿頭，對着鞋型一分一秒也不放過的在他的板櫬上砰砰梆梆的敲打着。費德無可奈何，聳聳肩，繼續朝那扇冷霜半結的窗戶望出去，窗外正下着朦朦朧朧的二月雪。但現在在窗外飄飄而下的白雪和深埋在他記憶中的一個波蘭鄉村——他的少年時代就在那兒虛度了——的雪景，卻無法打斷他對一個名叫馬思的大學生的思念。（費德自那天早上看到他踉蹌地踏着雪堆上學後心中一直惦念着他）他對馬思那種風雨不改、寒暑不易其志的求學精神，心中實在敬重得很。他的一個老願望又在折磨他了：他多希望自己所生的不是一個女兒而是一個兒子！然而這痴念一下子就隨雪而化了。費德畢竟是個重實際的人。但儘管如此，他總難免把這青年的勤奮與他女兒對讀書的冷淡私底下比較一番。而這青年不過是一個小販的孩子。當然，他女兒也可以說得上是手不釋卷，但當一到有機會升大學時，她卻說寧可找工作去而不願意上學。他實實在在的勸說了她一番，並且舉出了多少青年想上大學而其父母供不起的事實。但她仍不改初衷，說是要自食其力。說到

教育，她認為不過是看書而已。梭保既是一個飽讀詩書的人，在這方面又肯常常指導她，那還差什麼？這種答話自使做父親的難過不已。

一個人影突從雪中出現。門隨着開了。在櫃臺旁邊，進來的人從一個濕紙袋裏掏出了一雙破鞋請求修理。費德最初還不知道他是誰，但不久，連這客人的臉也未暇完全看清，他的心砰然一跳。站在那兒的不是別人，正是馬思，正靦靦地向他解說他這雙破鞋要修理的地方，這些話，儘管費德會神聽着，但實在一句話也沒聽進去。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呵！

他已記不清楚他現在心頭的主意是哪一天最先泛起的，他只知道他曾不只一次地想到向馬思提議，要他與其女兒米麗琳約會玩玩。但他始終不敢開口。碰了釘子怎辦？以後還好意思再見他麼？再其次，自己這個整天開口閉口談自立的女兒也不好惹，萬一她生起氣來罵自己愛管閒事，那怎辦？不過這實是個好機會，不能眼巴巴的讓他溜走。反正他該做的，不外是略一介紹而已。再說，如果他們在別的地方——如在地下火車上——邂逅到，或在街上遇到相熟的朋友的介紹，他們可能老早就成為朋友了。既然這樣，他為什麼不效這舉手之勞呢？這是做父親的責任和義務。他深信如果馬思有機會和她碰一次頭，談談話，馬思必會動心的。在他女兒方面來說（她每天去辦公室所碰到的不外是一些七嘴八舌的經紀和目不識丁的航運職員）能夠有機會交上如此一表人才的大學生，於她何損？說不定她會激發起上學的興趣。如

果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話——這修鞋匠最後畢竟回到現實來了——她最少可以嫁給一個受過教育和過較合理的生活。

馬思把鞋子要修理的地方向鞋匠說完了。這雙鞋實在破得可以：鞋底露出了一個大洞，膠鞋跟亦磨平到釘子的末端。為了不讓他難為情，費德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在鞋底上用白粉筆劃了一交叉，鞋跟上則劃了一個零字。他所擔心的倒是恐怕把這個字母混亂了。當馬思問價錢多少時，鞋匠乃乾咳了一聲，在梭保鐵槌叮璫聲中，請他打側門走進內堂來。馬思起先覺得有點詫異，但終遵囑走進去。梭保的鐵槌聲停了下來，而他們二人亦好像早有默契似的，要等到槌聲復響後才開口說話。不久槌聲大作，鞋匠乃機不可失的馬上把為什麼把他拉進來說話的根由告訴了大學生。

「自你唸中學以來，」他在那半昏黯的迴廊上對馬思說：「我每天早上都看着你趁地下火車上學去。我常心裏說，這真是個好學不倦的孩子。」

「謝謝你。」馬思說，有些兒緊張，警覺也提高了。他個子高，瘦長得近乎滑稽，面部輪廓突出，尤其顯而易見的是他的鈎鼻子。他沾滿泥濘的大衣，又長又寬，蓋過他的足踝，看起來好像是一張覆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肩膊的氈子。他載的褐色帽子，其霉濕陳舊一如他剛帶進來要修補的破鞋。

「我是個生意人，」鞋匠單刀直入的說，以掩窘態：「我還是直接了當的跟你說我為什麼要和你講話吧。我有一個女兒——噢，

她叫米麗琳，才十九歲——不但人好，而且長得很漂亮，漂亮得她走到哪裏，男孩子的眼睛就跟到那裏。這還不算，她又聰明伶俐，手不釋卷。所以，我想，我想像你這樣一個男孩子，一個受過教育的男孩子，也想要與我女兒這樣的女孩子碰碰頭吧？」說完後，他輕輕的笑了一下，本想繼續說下去，但又怕言多有失。

馬思瞪視着他，如一頭鷲鷹。好一會，他一直不作聲，弄得空氣極不自然。最後他問：「你說她十九歲？」

「嗯！」

「你不介意我看看她的照片吧？你手頭有沒有？」

「你等一等，」費德跑進鋪子裏去，不久就拿着一張米麗琳的小照趕出來。馬思接過，在光處照了照。

「很不錯，」他說。

費德等着下文。

「她是通情達理，我意思說，她不是那種輕輕浮浮的女孩子吧？」

「她很通情達理。」

又過了好一會，馬思才說如果有機會的話，他願意與米麗琳碰碰頭。

「這是我的電話，」鞋匠說着，急手急腳的遞過一張小紙條給他：「她六點鐘就下班，你打電話給她好了。」

馬思把紙條摺好，放在他破舊的皮夾子內。

「我那雙拿來修理的鞋子，」他說：「我忘了你說過多少錢？」

「別擔心價錢。」

「但我總得知道一個大概的數目。」

「一塊錢——一塊五毛，一塊五毛好了。」鞋匠說。

但話一出口，他馬上便感到有些微悔意。按例說來，這種工作該值二元五毛的。因此他要嘛是一毛錢也不收，要嘛是照常收費。

客人走後，他轉身返回鋪子，即為一陣猛烈的玎璫聲嚇呆了。舉頭一看，原來是梭保正使盡全身勁力，斧槌交加的拚命向那光禿禿的鞋型搗着。鞋模折斷了，鐵棒趁着衝擊地板的反彈力，一彈彈到牆上去。鞋匠火了，正要開口罵人，可是他的助手早已把他掛在衣鈎上的衣帽一把扯下來，冒雪奪門衝出。

如此一來，費德多了一樁心事，不能整天盤念着他的女兒和馬思是否合得來的事了。因為梭保脾氣雖然古怪，卻是他的得力助手，店裏的業務，多年來都是由他一人管理。沒有他，這鋪子就開不成了。費德的心臟一直就有問題，要是過分操勞，就有倒斃危險。五年前，他心臟病發了一次。照那時他的情勢看來，他只有兩條路子可走：一是把業務割讓，以後賴些微的積蓄終其餘生；二是雇用一個夥計來幫忙，可是怕的是用人不當，到頭來會毀了他。就在他最沮喪時的一天晚上，梭保出現了。梭保是從波蘭逃難出來的，身材魁梧，衣衫襤褸，頭上本長着金髮，現已全禿。面貌平凡，表情肅穆，但從他那雙藍而柔和的眼睛看來，他卻像那種會因看到書中悲傷處而掉淚的人。總而言之，他說得上

是未老先衰了，沒有人會猜到他不過三十歲而已。見到費德時，他坦言說自己對造鞋一竅不通，但學起東西來手腳倒快，因此如果費德肯教他時他願意不計薪酬多少為他工作。站在費德的立場來講，雇用一個新手無論如何比一個陌生的熟手好。就這樣，他把梭保留了下來。而不出六星期，梭保所學到的修鞋技術竟然與乃師並駕齊驅。接着，鋪子裏的業務便由他代勞。

費德對這新夥計的信任，無以復加：他常常在鋪子守一兩個鐘頭後就回家去，把所有的錢都放在抽屜裏。他深知梭保對裏面的一分一毛毫不馬虎。最令人詫異的是他對自己的薪酬多少，毫不計較。他的需要少，對錢不感興趣。真的，除了對書外，他似乎對什麼東西都毫不關心。他把他的藏書，和與該書有關的讀書筆記，一本本的借給米麗琳看。這些寫得經牒浩繁，奇形怪狀的筆記本子，是他晚上寂寞時在他的光棍房「製造」出來的。這些本子，米麗琳自十四歲以來就捧着一頁一頁的翻看，視為至理名言。做老子的，看到女兒既如此煞有介事，只得聳聳肩就算了。為了要保障梭保的利益，費德常予梭保各種額外的賞給。但儘管如此，他仍常受良心譴責，因他並未堅持要梭保多拿薪水。他只不過告訴過他，如果他自己另起爐灶或到另一家鞋店去工作，他的收入一定比目前更好。但這夥計對他的建議充耳不聞，聳聳肩就算了。當費德再不厭其煩的問他此地有什麼留戀，或留此目的何在時，他終於答覆他說，因為自己嘗過了慘痛的流亡經驗，對世界已經害怕起來。

自從他把鞋型弄斷後，費德一直生他的氣，決意讓他在他的光棍房中悶一個禮拜，雖然他自己的氣力和業務，在這禮拜內一樣會受到損失。但打算儘管如此打算，經過他太太和他女兒幾次喋喋不休的嚴重警告後，他終於不得不外出找梭保去。這種經驗，他不久前有過一次。事緣出於梭保對費德起了捕風捉影的誤解：費德只不過請他不要老給米麗琳這麼多書看而已（她眼睛都因此弄得起了紅筋），不料他卻因此動起了肝火來，一怒而去。這種事情平素費德並不以為意的，因為過後只要他對他一說，梭保就返回他的工作崗位了。但這次情況不同了。幾經辛苦踩着雪堆走，好不容易才捱到這光棍住的地方（他本擬叫米麗琳去走一遭，但後來想想不妥才打消此意），不料在門口給一位龐然大物的女房東擋駕，用濃重的鼻音告訴他梭保不在。費德明知她在瞎扯（這難民有什麼地方可去？），但大概是由於冷和過度疲勞的關係，他又不肯武斷地說她瞎扯。不過，他已決定不再堅持要看他了。於是他轉回家去，另聘了一個新人。

這種措施，權宜之計而已，因為他比前忙多了。舉例說，他再不能早上作元龍高臥了。他按時走下來為這位新雇的助手開門。他是一個長得黝黝黑黑、木然無語的人，但工作時卻常常弄得嘎哩嘎囉的響；令人聽來心煩。再說，他更不能對他如對梭保一樣信任，把鑰匙交給他。還有甚者，這位新手雖然鞋造得不錯，但對皮革的等級和價格一無所知，因此在辦貨時他只得親力親為了。而每夜收鋪後，他還得親自把鈔票點好，鎖在

抽屜裏才能離開。但雖如此，他並無怨言，因他現在念念不忘的是馬思和米麗琳二人的事。這大學生打過電話來，約好了禮拜五晚上與他女兒見面。如果這約會的日期由他來選擇，他會選禮拜六，因為在他看來，只有禮拜六的約會才顯得出鄭重其事。但當他知悉選禮拜五是米麗琳的主意的時候，他再不做聲了。哪一天去約會，無關重要嘛！要緊的是約會以後的結果。見過面，他們會做起朋友來麼？想到在知道這結果之前所需要等待的那一段時間，他不覺嘆起氣來。他三番四次想跟米麗琳談談馬思，問她究竟喜不喜歡像馬思這類的人——他只輕輕的對她說過因為他覺得馬思是個好孩子，所以才提議他給她打電話。有一次，他下了決心問她來了，而所得的答話卻是一句直截了當的「我怎知道？」

好容易等到禮拜五。費德這天微覺不適，所以臥在床上，而費太太也覺得應在馬思到訪時陪着丈夫。於是米麗琳不得不親自招呼馬思進來。他們談話的聲音，費氏夫婦在裏面聽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馬思喉音濃重的聲音。在外出前，米麗琳帶着馬思在她父親的睡房前走過。他在門口稍停了一會。他個子高大，背微駝，穿着一套寬厚而見襤褸的西裝。但值得高興的是當他與米麗琳父母打招呼時，大方而自然，沒有半點難為情的樣子。米麗琳雖工作了一整天，不但毫無倦意，且明艷照人。她亦是個面貌開朗，骨骼魁梧的女人，但發育均勻，身材健美。此外她尚有一頭柔潤的頭髮。他們真是天生一對，費德心裏想。